

歌声飘过七十年

邓湘源

歌声飘过七十年，回首往事心蜜甜。歌曲，特别是革命歌曲、红色歌曲、正能量歌曲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，她不仅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元素、文明基因和历史传承，而且还烙上了沧桑巨变、时代特征、岁月留痕。一首好歌，就是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，一次幸福美好的回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，每一次活动，每一场壮举，每一次变革，每一桩大事、喜事、开心事，都会有不少优秀歌曲来宣传、来承载、来鼓舞、来激励，无不给人以前进的方向，奋斗的力量。所以说，歌曲不愧为生命加油站、时代助跑器和精神原子弹，其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取代的！

不是吗？伴随共和国诞生的礼炮，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(1949年)响彻云霄。朝鲜战争爆发，志愿军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(1950年)。接着，迎接《东方红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工人阶级硬骨头》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《祖国颂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《誓把山河重安排》，“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”(1951年至1959年)。

三年苦日子，照样有甜歌传唱。《劈开太行山》《我是一个兵》《听话要听党的话》《学大

寨赶大寨》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》等歌曲，多么鼓舞斗志，激人奋进！

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引人向上、向善、向前的红色歌曲，更是如雨后春笋遍地开放。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新货郎》《焦裕禄党的好干部》《共产党的恩情唱不完》《我的祖国》等歌曲，激励了一代人改天换地、负重奋进、自强不息、屡创辉煌(1963年至1965年)。

“文革”十年，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配备了专业班子和创作人员，创作的革命、红色歌曲数以万计。《不忘阶级苦》《我是贫农的好后代》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》《满怀激情庆九大》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《回延安》《老房东查铺》《火车朝着韶山跑》，以及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龙江颂》《海港》《杜鹃山》《奇袭白虎团》等8部革命样板戏中的歌曲，虽带有浓厚的“文革”色彩，但仍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满满的正能量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，中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歌曲创作也迎来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春天。《北



京颂歌》《乡恋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太阳岛上》《心上人啊，快给我力量》《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》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《牧羊曲》《彩云归》《再见吧，妈妈》《党啊，亲爱的妈妈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送战友》《双脚踏上幸福路》《东西南北兵》《春天的故事》《十五的月亮》《故乡的云》《祝你一路顺风》《长城长》《神奇的九寨》《阳光路上》《为了谁》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《公仆赞》《中国朝前走》(1978年至2011年)等歌曲，唱响了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

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。于是，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中国》《我爱你中国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祝福祖国》《走进新时代》《不忘初心》《共筑中国梦》《走向复兴》等歌曲，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
歌声飘过了七十年，伟大中国尽开颜。从今年5月1日开始，我策划了一个“我与祖国共奋进”个人音乐演唱会，即：从1949年至2019年，每年选出一首代表作，每天在100个微信群里献唱，唱完70首为止。一个多月以来，已唱了46首，备受广大群友的点赞和鼓励。我将继续唱下去，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、效国之行、报国之志。

凉爽风扇沁甜瓜

胡剑英

“时间累积，这盛夏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……”空调房里单曲循环着英文蔚的这首老歌，我忍不住在键盘敲下的，却是那个夏天关于风扇及西瓜的往事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被父亲安排进了村办机械厂。新鲜感过去，我急欲逃离那个机器轰鸣单调枯燥的环境，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，当然心思就不在学技术上。几个同时进厂的学徒工中，我是最后一个出师的。我读了高中，找的是最好的师傅。这很让父亲抬不起头来，他总是对我虎着一张脸。

炎炎夏日，车间墙壁上的大功率电扇呼呼地转，笼子中的铁翅膀不停冲撞。有一天我正加工铸件，灰尘很重，黑汗直流，喝水时发现电扇烧坏了，我低声要求车间主任派人修理。竟然两天没动静，真热死我了！我和母亲委屈地说起，父亲默默抽着烟。第二天上班，父亲就吵闹着找车间主任，甚至拍了桌子。终于有了一台新电扇，为我带来无比凉爽的风。

“你这伢子太老实了，你发狠点，也让人家看得起噻！一技在手，吃穿不愁。”父亲教诲道，话仍不多。父亲是翻砂工，穿着破旧的被铁水烧了一些细洞的工作服，花白的头发如针扎眼。

后来我努力钻研，勤奋做事，让车间主任对我刮目相看，我不仅带了学徒，还站了新车床。对此父亲颇为高兴，说，人嘛，不要眼睛长额头头上，还是踏实点好，我自己不就是这样过了大半辈子嘛。

夏至这天，清风遁迹，太阳倒下热流。调到销售科的父亲，和同事凑钱买了几个西瓜尝鲜。父亲不忘在车间上班的我，左手托一块西瓜，右手托一块西瓜，草帽也不知戴一顶，把清甜的补偿和奖赏送到我身边，旁人几多羡慕我。

那年毕竟我还年轻，认真上班之余，心灵之泉细细流淌，仍未放下手中纸笔，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一篇小文章。最后一段是：那小子还是辞职了，在外面跑业务，晒得黝黑，人却双眼发亮，干劲十足。这天，王伯吃着儿子默默递过来的一块西瓜，心里不知是什么味儿……

一代代父子之间，就是这样拧巴过来的吗？现在我父亲去世了，我儿子也到了青春叛逆期，我希望做他的朋友，能理解他，如现代散文家梁遇春讲的，“第二度的青春”。

城市英雄之三

友谊小船

何 芬

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”这个段子在网络窜红那阵，我总想起以前我在杭州看到的那种乌蓬船船上用餐四人卡座。当时因为和女儿产生了分歧，我们没能吃上这种有趣的“水上餐厅”。猛然发觉，我们的友谊很多都是在吃饭中得来的。

两人分坐桌子两端，面面相觑，能更方便看清对方——这种就餐模式是不是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一定比重？无论是磋商合作细节，还是交流感情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依赖这种看上去疏离但实际很清醒的鉴别方式？如果再来个分餐制，就更有契约精神了。

但在很久以前，这种就餐模式，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更像是一场偷偷摸摸的约会。

记得我重新接手衡阳日报副刊编辑时，有一个作者也接手了一个新的工作。因为工作联系会比较多，就提出一起吃个饭把双方可能互推的点给交流一下，我也好有个底，能及时汇报给我的上级。问我在哪吃？我说就哪哪，环境不错，卡座也没有最低消费。到了那一天，我提前到了，可惜又不巧，靠窗的卡座位置没了。我就发了条短信告诉他，靠窗的卡座位置没了，只有走廊那一条的卡座了，多少多少号。哪知我等到12点半，他还没来。我无聊，就发了条朋友圈，说，“一对一吃饭是谈事呢！这个鬼，不会以为我想干嘛吧。”大约1点，他行色匆匆地来了，说刚从一个朋友饭局出来。我问你是不是不适应这种吃饭方式啊？他笑着说这种地方来得少。然后我们就谈正事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作者真是羞涩，听他说话还不如看他做了什么、写了什么。后来我干脆到处宣扬这是我“男闺蜜”之一，要不然这工作还真不好开展。

无独有偶。也是好几个作者说哪天到衡阳见个面，一起吃个饭。我以为约在环境幽静的餐厅会让我们谈话时更听得清对方在说什么，不需要扯着喉咙吆五喝六的。哪知到了那天，有个人的老婆跟来了，她见面就气鼓鼓地说，我来看看，到底是跟个什么美女吃饭！我乖巧啊，马上笑脸相迎，叫“嫂子”，叫服务员倒水，主动寒暄、恭维。接着一起玩了两次，这位嫂子

一直跟着，还带着孩子。到了后来，这位嫂子有了自己的生意，接着又谋到了份好工作，忙得不得了，就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了。

经过这两次后，我就想，我是什么时候习惯小范围甚至“一对一”、清静地吃一餐饭的？我回溯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个情感需求向现实需求逐步发展的过程，不光是我，想必还有人有同样的体会。

那些年，孩子在幼儿园日托或者有父母照顾。“你就一心搞好工作就是了！”我妈就是这种口气。可是，“中午谁跟我一起吃饭？”仍是我难受到极点了，挂在腾讯微博上的一句话。“我吃过了。”有的无聊的同事会马上在微博上回一句。我扫一眼，关了电脑，拎上包，准备趁中午出去逛逛卖场，边逛边吃点什么。人感觉无助时，喝杯甜的可乐都足够补充能量。

有次在电梯口碰到一个同事在打电话，他脚刚踏进电梯，我就说：“陪我吃饭。”他拿着电话正在犹豫，我几乎央求道：“我心情不好，陪我吃饭，就去我们单位食堂那家。”所谓的“我们单位食堂”，有大型国企对外营业的食堂，也有单位附近环境好一点的西餐厅，也有巷子里的小食档。那次我们去的那家餐厅，新一轮装修刚完。到了下午，还有钢琴伴奏。在那里，哪怕你吃一个煲仔饭，都可以在幽暗的角落里独自舔舐伤口。或者，在敞亮的窗前默默地一口一口把饭吃完，任街市上人来车往的嘈杂被一幕玻璃墙屏蔽在你的视听之外，终于成了一场不再扰你心性的哑剧。和同事吃饭聊什么，聊最近的工作困扰，聊到一句“感觉自己这几年运气特别差”，就落下泪来，就语焉不详。对方不问，我也不再提起。

后来，去了日报编辑中心编副刊、文体、时事和国际版，又做原创版面旅游周刊，生活重心完全被置于下午三点之后。一般到了凌晨两点，从15楼上完夜班回办公室，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。有的刚做完一期策划的同事还处在兴奋之中，还要打一把游戏再回家。编辑中心主任快顶不住了，则大汗淋漓地交待副主任说：“你把所有版面再看一遍再走，我快不行了！”

副主任就呆在办公室站最后一拨岗，不敢走。

我不再问中午谁陪我吃饭了，因为我们办公室的人的中午，大多是囫圇睡过去的。此时，补觉比吃饭更重要。

同事的友谊，也体现在吃饭上。要么叫我带了女儿一起吃饭。要么塞给我几张赠券说，我都没时间去，快过期了，反正下午编完版面要吃饭，你约上几个同事赶快用了。

“既然大家都没时间，那就吃饭和谈工作一起吧。”这种思维，因为这些年来“食堂文化”的兴起，愈发明显。

到了后来，我换了新部门。我们单位那时还没有自办食堂，但是在一个地段特别好、有大窗户的快餐厅解决工作中餐。后来，因为租金没谈拢，那家快餐厅就没做了，店面租给了一家甜品店。但室内大窗户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。因为在单位附近，我嫌办公室找的人太多、干扰写稿，就会在那甜品店要杯便宜咖啡，享受网络免费、空调免费的赶稿时间。有时一抬头，就会想起以前这里每个科室打堆坐着吃饭、我吃完自己的食堂卡再厚着脸皮刷完部主任的食堂卡的时光。

食堂里遇见了，碰个头，或者抓住同事沟通一下工作，或者探个口风，方便彼此做事，你是不是这么做的？反正我是这么做的。那些没有工作来往的同事，就成为食堂里的点头之交。而那些翻了的友谊小船，就成了食堂里你不问我不说的咫尺天涯。

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呢？

这两年，我一到生日那天，就会出状况。千万不能生日那天说“我们一起吃饭吧”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究其根本，还是我赋予吃饭太多意义。

我有一个秘密花园，对非常在乎的人才会约在那里。听我说了几遍，生日那天，我却没有约在那里。同样是吃一块进口牛排，但秘密花园的和一般的西餐厅的就是意义不同啊！说好的亲密无间，互相做彼此的后盾呢？一起的朋友脸上已是几分不悦。一个人找着事就戳我伤口，另一个脸上表情讪讪的，想阻止可已来不及。待我眼泪流下，心头已是暗怀恨意：“天哪，这家店的店长我可是认识的，人家在收银台看见了昵！”